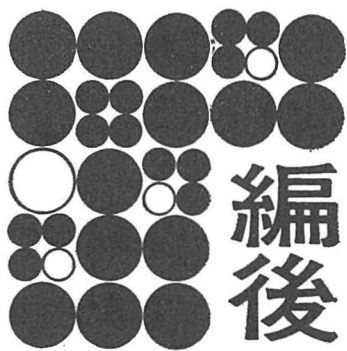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編後

• 編者僥倖，今年五月，榮獲文藝期刊聯誼會「第一屆主編獎」，承蒙長官及師友厚愛，接到許多賀函和鼓勵的信，本該一一敬覆，可是編務繁瑣，一期接一期的雜誌之外，還要籌劃出版叢書事宜，未能一一回信，內心甚感歉疚，特別是「書評書目」的一些讀友，雖然陌生，却也有來信致賀的，在此利用「編後」一角，要向寫信來的師友，讀者敬致感激之意。

說到信債，詩人袁則難兄頗為諒解，他最近給編者信，有這樣幾句話：「……編輯之不願寫信，乃是很容易明白的事，這等於司機最怕駕駛，理髮師最怕理髮的理由一樣……」雖深獲我心，但作為一個編者，回讀者來信，實在也是一項責任。不過接信是一種快樂，回信是一種痛苦，許多人都有這樣的經驗。有些人給朋友寫信，一定等接到回信後，纔肯再寫。

也有些人，總認為回信是一種禮貌，沒有回信之前，總覺得欠着朋友什麼。編者就是屬於後一種人，因此，皮包裏經常裝着尚未回覆的信，從家裏帶到辦公室，從辦公室又帶到家裏，愈積愈多，一皮包的信件，構成一種最大的精神威脅。

• 「書評書目」雖然有不少讀友喜歡它，說它是一本很好的雜誌，但我們內心明白，它的缺點仍多。如何多登更好的文章，如何創新版面，使讀者永遠有新鮮感，如何減少錯字，如何避免人身攻擊，如何培養新的書評作家，……在在都需要我們努力，願作家、讀友支持我們，鞭策我們，唯有不停的努力，纔會有新的面貌，新的成就！

• 和歐美的雜誌比，無論印刷、設計、內容、編排和校對，都有待改進。我們的雜誌事業，基礎薄弱，缺乏生氣，但願雜誌業者能在困境中開創新局，使雜誌和報紙一樣，進入每一家庭，成為愛書人的好朋友。

• 很多人都說我們的雜誌定價偏高，其實二十元一本的雜誌，真正能收到我們手裏的不過十二、三元，因

爲我們除了訂戶外，其餘均委託書報社轉發各地書攤，折扣來折扣去的，到最後所得，其實還不够成本，說來也許讀者不信，我們如果把稿費、人事費連同印刷費紙張費廣告費一同算進來，每本成本高達十六、七元，要不是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每月貼補，我們的雜誌是無法長年維持下來的。今天在臺灣辦雜誌，不能說全部都在賠錢，但賺錢的雜誌屈指可數，而且十分之八九，都要講求通俗化。像我們這樣硬梆梆，缺少消遣性，又以知識分子爲對象的雜誌，真是註定了要虧本的命運。

• 同樣一百五十頁，如果是一本書，定價總要三十元或三十五元（目前二〇〇頁左右的書，定價都在四十元上下），換了雜誌，價錢就只能定在二十元，這種「習慣」由來已久，其實還真不合理。書的壽命長，可以十年二十年不停的銷售，而雜誌的生命極短，只有個把月工夫，而雜誌社負擔了稿費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，不像書，只要付出稿費或版稅，就可長久印行。

• 和讀友訴說這些，只表示我們的雜誌無法再減低定價，其實二十元，在目前的臺北市，大概只够喝一杯咖啡，或看半場電影，如此而已！

• 一窩蜂的現象，不只商場上有之，甚至文壇上亦屢見不鮮，譬如曾經盛行過一陣子的所謂「鄉土文學」，當時的出現真有令人目不暇接之勢，而且整個文壇上幾乎只有一種小說。這讀者也不例外，人云亦云便是他們「雪亮的眼睛」。

• 我們不希望文學舞台上只有一個角色，只有一種個性，更不希望舞台下的觀眾也只有一種口味，只有一種批評。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情感與心智，與他人有別的感受和批評便是自己的「真理」，也才是對自己有「意義」的。書評書目雜誌就是爲提供這樣的園地，盼望讀友作家共同來耕耘。

• 本刊二十四期「楊青矗訪問」，第八〇頁，所有「扶屏脬」的「屏」誤爲「羶」，「稠」誤爲「稠」，「踴」誤爲「踴」，特此更正。